

逍遙、遊世-----《莊子》對精神自由的追尋

林聰舜

清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教授

tslin@mx.nthu.edu.tw

一、 有關莊子生平的幾則寓言的解讀

莊子是戰國中期的人，約與孟子同時，現在流傳的《莊子》一書，是莊子本人及其弟子們的創作，亦即是莊子與莊子學派的思想總集。由於《莊子》的思想相當龐雜、深奧，本文先藉著解讀有關莊子生平的幾則寓言，切入莊子的核心。

《莊子》中有很多關於莊子事蹟的記載，可以藉此看出他的階級地位與人生態度。〈列禦寇〉有莊子居於窮巷，窮得織草鞋的故事；〈外物〉有家貧向監河侯借粟的故事；〈秋水〉有楚王派人請他為宰相，他卻把宰相視為供奉在廟堂之上的神龜，寧願活著「曳尾於塗中」；〈至樂〉有妻死，莊子「鼓盆而歌」的故事；〈列禦寇〉又有莊子將死，反對弟子厚葬，主張將自己的屍體放在野外，「以天地為棺槨」；弟子擔心烏鳶食之，他回答：「在上為烏鳶食，在下為螻蟻食，奪彼與此，何其偏也。」〈齊物論〉則有美麗的莊周夢蝶的故事。

這些關於莊子事蹟的記載，或許只是出於傳說或虛構，可信度存疑，但仍相當程度反映了莊子的出身與思想。他的階級身分可能是沒落的貴族，有貴族的血統和文化教育，但只有小生產者的經濟地位。當時的思想家也有新興的知識份子，但莊子不太可能是這類人，因為新興的知識份子為歷史中的上升階級，不易產生莊子那種從現實界撤退的思想。在《莊子》中，我們看不到投入現實改革的生命熱力，反而看到對人類爛熟文明的毒害的驚懼，對現實世界虛偽、束縛的批判，對世俗價值的貶抑，想在精神上求得解脫之道。當然，《莊子》吸引人之處，絕不在其消沉、從現實界撤退，而是面對無可奈何的人生，在內心世界另闢自由超脫的廣闊世界。《莊子》思想（尤其是內七篇）的基本關懷，就是在處理人類的生命如何達於逍遙、無待，亦即達於絕對自由的問題。

「曳尾於塗中」的故事，有楚王請莊子為相之事，這並不合理，因莊子思想與治國無關，但反映莊子對官場的蔑視，以及功名對自由自在的生命的戕害。「鼓盆而歌」的故事，以及「在上為烏鳶食，在下為螻蟻食，奪彼與此，何其偏也」的故事，反映莊子面對生死時的達觀，是他「齊生死」思想的體現。當然，從另一個角度看，這兩則寓言也表現了過火地遊戲人間的味道，這正表示莊子的內心仍有不平（刻意不在乎，正代表很在乎），這是莊子思想與生命的複雜性。莊周夢蝶的故事，則是藉莊周夢為蝴蝶，就愉悅地安於蝴蝶，覺為莊周就安於莊周，說明能破除物我界線的「物化」情境。

歸納有關莊子生平的幾則寓言，有們有了初步的理解：《莊子》思想雖有批判現實的一面，但重點不是去改變外在世界，而是採取改變自己的方式，在精神世界開闢廣闊自由的天地。

二、 文明枷鎖與生命迷執的反省

《莊子》思想立基於對外在的文明毒害與內在的生命迷執的反省，認為文明枷鎖與生命迷執是達於「逍遙遊」的人生理想的障礙。

《莊子》的外雜篇中有很多怒目金剛式的批判，揭露政治、聖人、道德規範等人類文明的毒害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〈馬蹄〉、〈胠篋〉兩篇。篇中有對遠古至德之世的渴慕，這是回到無知、無欲的素樸狀態，是以懷古與憧憬的方式表達對現狀的不滿，也反映了人類文明反過來成為壓迫人的工具的嚴重性。伯樂治馬的比喻，批評的是統治者的殘生害性，「飢之，渴之，馳之，驟之，整之，齊之，前有櫛飾之患，後有鞭策之威，而馬之死者過半矣。」（〈馬蹄〉）把統治者透過各種刑罰、制度對人民的壓迫比喻得很生動。至於人類文明被利用，甚至透過仁義聖知的形式，與統治權力結合的情形也極為普遍，「彼竊鉤者誅，竊國者為諸侯，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，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！」（〈胠篋〉）在這裡，《莊子》把人類文明當作與人的本性對反之物，對人類整體文明表現出不信任感。

由是，《莊子》認為最好的政治是「無為」，在這種理想的政治世界中，統治者的存在幾乎等於不存在，人民幾乎感受不到由統治者而來的各種壓力，民之「常性」也就不受扭曲。《莊子》認為「有為」就是干擾，會「殘生害性」，甚至連善意的「有為」也不例外。〈至樂〉有則寓言，有隻海鳥落在魯國都城郊外，魯侯迎回後，安置在太廟，用「太牢」之宴款待它，並奏舜的音樂助興，海鳥卻悲傷得不食不飲，三天後就死了。魯侯這是「以己養養鳥」，不是「以鳥養養鳥」，干擾了海鳥的自然、自由自在的生命。這說明即使善意的「有為」，也往往造成別人的傷害。

對於內在的生命迷執的反省，《莊子》認為形軀生命的執取、心理的盲昧活動，甚至對知識、道德的追逐，都會讓生命陷溺，不能自由超脫。面對這些生命的迷執，《莊子》的修養工夫基本上走的是「消解」的道路，例如逍遙無待的境界是《莊子》的人生理想，但〈逍遙遊〉中大鵬飛於南冥所呈現的廣大無待的世界，是建立在無己、無功、無名的虛靜工夫上；齊生死、泯是非的境界是建立在「喪我」的超脫上；庖丁解牛的寓言中，生命之刀的全而不傷，遊刃有餘，也是建立在「以神遇而不以目視，官知止而神欲行」的虛靜生命上。其他諸如心齋、坐忘、外物、外生等工夫的強調，也都是透過心靈的虛靜，達到精神領域的超脫。

三、逍遙與遊世

----生命的去工具化與精神自由的追求

「逍遙遊」是《莊子》的人生理想，這是心境的自由自在，不讓生命成為被壓迫的對象，更不讓生命成為追逐任何外在目標的工具，讓生命以無拘無束、不受扭曲的方式活下去。

《莊子》稱生命不成為追逐任何外在目標的工具為「無待」。〈逍遙遊〉中有則寓言，惠子對莊子說：「魏王贈我大葫蘆種子，種植成長後，結的葫蘆有五石容量，但堅硬度不夠，不能當水缸用，剖開後也不能當瓢來盛水，我因為它無用，就把它搗碎了。」莊子認為惠子「拙於用大」，講了一個「善為不龜手之藥者」的故事後，告訴他：「你既有五石容量的葫蘆，為何不挖空它，用作腰舟，遨遊於江湖，卻憂愁它的大而無所容，你的心就如同被卷曲的小草纏住了。」大葫蘆比喻生命，惠子對生命有執著、有預期，把生命當成追逐某一外在目標的工具，當生命的發展不符合原來的預期，或不能迎合世俗之用（世俗的價值）時，因失落而毀了自己。莊子的態度是：如果能夠「無所待」，不把生命當作追逐任何外在目標的工具，不能當水缸用，就不要拿來盛水，挖空它用作腰舟，遨遊於江湖，不也很好嗎？不再以特定的「用」困住生命，生命不再成為工具，「無所待」就可遊於無窮，這就是逍遙了。

當然，莊子了解人在現實生活中是很無可奈何的，外在的束縛有時確實難以解消，且無

法逃避，於是《莊子》中也常以「寓」或「寄」的態度面對，以此達到「遊世」的理想。就像〈人間世〉中，櫟社樹因被當成社神，「寄」於社，才免除人類的翦伐；〈山木〉中，鷦鷯雖畏人，但依附人宅而居。這是面對無所逃避的外在束縛，以「寓」於不得已或「寄」的態度面對，遊心於這些束縛之上，達成精神的自由解放，所謂「假道於仁，託宿於義，以遊逍遙之虛。」這時連仁義等外在束縛都不礙精神的自由了。這也是〈大宗師〉中所說的「撓寧」，接觸的是擾動的世界，內心卻平靜超脫。

四、 影響

由於《莊子》的主要關懷是對文明毒害的反省與自由的追求，它對後世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人生態度與文學、藝術上。《莊子》充滿智悟的觀點，及與主流價值儒學截然不同的思維方式，提供了中國人更寬廣的思考視野，彌補了儒學平實且站在體制立場發言的局限。而逃避外在世界的改造，在精神上尋求超越、追求自由的生命態度，更成為中國士大夫面對挫折時最好的治療憑藉。